



春臺先生文集

後稿初編
三四

16
1411
6

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
寄第
第 76 號
第 6 卷
出帶許不外館書此



和18
1411
卷6

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三

稻垣長章釋明

門人 東都

堤 有節仲文

輯

頌

穆父頌 并序

片山義夫。厥初未字也。就余而問焉。余命之以今
字。因為之說。其長兄蘭畹翁謂余曰。君辱命吾弟
以字。且諭以文辭。吾弟雖無似也。其敢不敬奉教
教。惟我亦將有煩於君。不識君肯聽吾請乎否。余

老唐先生文集 卷之三
後序三
一
一
曰。吁。翁問於我。我何爲弗聽。第言蘭畹翁曰。我名
俊清。字曰穆父。聞之。詩曰。穆如清風。而未聞其說。
無以自警也。今願得君一言以爲記。可乎。余曰。烝
民之詩。尹吉甫所作。以送仲山甫也。仲山甫有柔
嘉明哲之德。而以式百辟。保王躬。補袞職。於其徂
齊也。吉甫作是詩。其辭碩。其聲美。故曰穆如清風。
言其詩亦猶樊侯之德也。夫詩者。心聲也。樊侯之
德。而吉甫發諸聲。詩所以穆也。夫天有於穆之命。
聖人有穆穆之德。詩有穆如之風。穆之義大矣哉。

古者字以表德。翁其思諸。古人二十冠而字。於是
乎有冠頌。今翁年高。冠而字則曰既矣。又何說之
問。吾請爲翁頌之。遂作頌曰。
蘭之猗猗。秀于九畹。蘭之郁郁。其香孔遠。載培其根。
載植其本。穆父爰居。爰固其闔。妻孥昆弟。終安且穩。
迺艾迺耆。善飲善飯。於穆穆父。秉心塞淵。匪驕匪吝。
惠迪罔愆。云誰之畏。彼昊者天。天降爾福。眉壽萬年。
執政拾遺。沼田侯琴鶴。丹公七十壽頌。并序。
曩歲乙巳。琴鶴公有開六十壽筵。純作序以賀。後

七歲。公爲閣老。傳東宮。是歲徙封沼田。而益地者再。又三歲。乙卯。公甫七十。實始稱老。竊以公雖稱老。特禮辭云爾。毛髮漆黑。視聽不衰。動止輕便。精神常旺。人未見其老態云。非稟性之厚。即攝養之至。所謂栽者培之。天之與善。不亦明乎。此公所以歷事四朝而亡愆。卒得尊官也。於是孟陬二十七日。大集親賓。而張燕於神門之第。獻醕交錯。聲樂更奏。純幸得與侍燕而觀斯盛事。雖末之焉。可已乎哉。顧公之德行。前業稱之。復又何言。故獻

頌一首以爲公壽云。其辭曰。
於皇中山。中山蒼蒼。中山之松。厥材孔良。是常是尋。爲棟爲梁。君子攸芋。終熾且昌。君子有福。永世無疆。中山降神。生此哲人。不解于位。黽勉其勤。受天之祜。室家溱溱。有酒如泉。以燕嘉賓。樂只君子。福祿如雲。眉壽萬年。永安其身。

明卿頌

明卿者。莊內大夫水野君之字也。君名元朗。莊內世家也。

瞻彼日月。四方有曜。昭明罔極。容光必照。大夫君子。視維思明。在邦在家。謬想不行。克明克遠。衆之攸服。無厭無惡。以荷百祿。咨爾明卿。學有緝熙。令德壽考。自天祐之。

河津翁九十壽頌 并序

河津翁者。西筑人也。業醫於東都。行年九十。耳目聰明。身體康強。殆所謂地仙者耶。其二子祐之。祐章從余遊。以壬戌仲春某日。為翁開慶筵於其堂。欲得余一言以祝之。來乞不已。故為之頌。

陟彼南山。言采其杞。天之降福。保此君子。其保維何。德音不已。耄之匪耄。明辨臧否。萬壽攸酢。綏以福履。實維黃耆。駘背兒齒。爰酌春酒。君子燕喜。爾般既嘉。爾酒既旨。樂飲永日。天保定爾。室家溱溱。介以繁祉。銘

筆銘

銳舌吐奇。君子立言不朽。虚心司直。大臣為法受惡。

如意銘 代鴈山君秋田章甫

非拂亦非笏。一尺麾千卒。

佩墜銘

攝州丹生山田百姓箱木氏宅大同元年所造。今尚無恙。其屋椽竹。人乞以為

笛若筆策其斷或以為佩墜。

千歲屋椽。膚寸其斷。虚心直節。永為寶玩。

贊

題高名勅緣木者圖

高名善緣木者。嘗勅其弟子勿忘慎。事見釋兼好間

草。

緣木者不惟用巧。亦必以忠信。方其登也。鮮失。及其降也。或忘慎。幾成而敗。哲人有訓。

題圮上圖

授書者誰。下邳異人。受書者誰。韓氏孤臣。贊謀惟惺。復讐強秦。赤帝以興。火德維新。斯人斯書。厥猷若神。

題列子御風圖

列子御風。風負列子。御者匪行。負者匪止。旬有五。日。喪物喪己。冷然善哉。遺象在此。

先聖像贊

天之所覆。地之所載。遠矣明德。照臨百代。

關雲長像贊

三國鼎峙。爭畜壯士。克忠且武。維此關子。

楠河州留子圖贊

父勤王事。子繼其志。蹇蹇自盡。惟忠惟義。

天之西王母像贊。西王母。神靈百九。

且見且隱。莫知歷年。盤中桃子。食者為仙。人耶鬼耶。

竟難因緣。

序

贈飯田啓事序

余觀田君之啓事泮宮也。蓋克夙興夜寐。亶亶誘掖。生徒不懈。諸侯聞其篤行也。或以幣聘之。輒曰。我何

以是聘幣為哉。我豈若以吾一日長乎諸生。訓導諸生。成其德。達其材。以待國家之用哉。我豈若在學官。密邇先聖。日與諸生。講詩書。譚禮樂。暇則以既稟之餘。沽酒市脯。與諸生佳者。賦詠倡酬。終日。曾不知老之將至哉。故悠然樂其職。肅然祇其事。將以終身焉者。蓋二十有餘年如一日也。歲壬寅。忽有彥根之聘。田君掉頭不聽。屬其師林學士君年甚高。從吏弗措。不得已從之。遂屈節應聘。純也其所善也。聞之而喜。就而賀焉。田君正有慙色。猶作鞅鞅者狀。純曰。先生

過矣。先生過矣。吾聞彥根善國也。然其先公馬上得
侯。後世相襲。執天下兵馬之權。故其爲國也。武既有
餘。文則吾不知也。是豈上之人不好文乎。亦士民之
情。惟知武之可以濟用也已。夫文武相濟。古之道也。
若偏乎武而無文。何以爲國。善哉。彥根侯之召先生
也。得非欲以是文其武乎。且夫彥根先公。我不神祖
開國之元功。所命之以山河之誓也。是以在列國擅
其赫赫。爲民所具瞻。迺其爲國。苟武有餘而文不足。
恐非所以爲天下之重也。彥根侯其慮及於斯與。雖

然。風俗非法令所能移也。彥根侯之志。其在教化與。
文教非庸吏所能布也。彥根侯其有待於先生與。當
此時。先生盍爲文翁。以蜀之僻陋也。其人尚能進於
文學。况彥根接壤京畿。山川秀美。而琵琶湖爲之浸。其
水上所毓。豈無佳士哉。必將有勃興者焉。先生盍嘗
鳴木鐸其中。我且抵掌道之千里之外。先生往哉。於
是田君色喜。曰。子之所云。不佞恐弗能也。雖然。敢不
嘗試之。純曰。懋哉。吾請書此言以爲贈。

贈悅上人序

嘗讀太史氏之言曰。孔子弟子。蓋三千焉。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。有問弟子孰為好學。孔子必以顏回對。顏子之所為好學。未聞其作何狀也。葉公問孔子於子路。子路不對。子曰。女奚不曰。其為人也。發憤忘食。樂以忘憂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孔子自謂如是。是則孔子亦以好學自處也。所謂忘食忘憂。不知老之將至者。非好之篤而能如是哉。余惟顏子之好學。其亦不異乎是與。欲罷不能。既竭吾才。宜其然乎。夫人各有好。目之於色也。耳之於聲也。鼻之於臭也。口之於

味也。身之於藝事也。心之於德義也。必有好焉。然其好之也。有真偽焉。有深淺焉。偽者易怠。淺者易徙。其真而深者。苟去其所習。則天下之色。不悅乎目。天下之聲。不悅乎耳。天下之臭。不悅乎鼻。天下之味。不悅乎口。及得其所好也。視之以金玉錦繡而弗欲。奉之以車馬衣服。天下寶貨。百爾器玩而弗樂。易之以好爵美祿而弗肯。說之以儀秦之辯而弗徙。傲之以父兄師友之訓而弗聽。喻之以利害而弗信。震之以斧鉞之威而弗懼。禁之以國家之法而弗已。困之以患

難而弗憫。折之以災青而弗撓。不費費。不勞勞。不戚
貧窶。不知飢寒。不慮得喪。不愛性命。不靳名譽。不顧
毀謗。以之行。以之止。以之語。以之笑。以之食。以之飲。
以之生。以之死。夫然後可稱好焉。若劉伯倫之好酒
是已。彼其自得於酒也。天地萬物。無關於己。觀其著
頌。豈徒妄言以高于世者也哉。傳稱伯倫每出。攜酒
自隨。使人荷鋤以從。曰。死即埋我。其忘形骸如是。伯
倫之好酒。於是乎可謂篤矣。吾所謂真而深者。非與。
夫以孔門諸子之盛。不如顏子之好學。則後世可知。

矣。凡人之於其所好也。孰不自謂好之。而上下千載。
惟伯倫之於酒。與顏子之於學。可以並稱為好。他不
足道也。嗟乎。人孰無好。好之真而深者。何其寥寥無
聞也。余蓋得聖德悅上人云。上人者。釋氏之徒也。以
學其道而通大義。曰。如斯而已矣。乃去而學樂。自住
聖德寺而後。夙興夜寐。禮佛之外。唯音樂是習。思天
下莫此為樂。余觀上人之好樂也。不直忘食忘憂。并
與形骸與性命而忘之。雖伯倫之好酒。何以尚焉。夫
如是。然後可與言好矣。嘗見世之有好者。非偽則淺。

誰如上人之好樂之真而深者。吾欲得若人之徒與周旋。

刻阿林帖序 代木下實聞

某立乎本朝。備員於百執事之末。乃有屬吏姓山田者。其子生六歲。聰慧容止異乎常兒。甚好紙筆。有人教之作字者。輒曉其意。吾友朝涵德。通國之工書者也。見而竒之。則稍稍授之法。觀其所運筆。靡不如教。沛然莫之能禦。其父愛之。縱之使受業焉。其書日益竒。既成卷軸。親朋覽觀。莫不驚歎。遠近求者接踵。用

是四境內外。自學士大夫。皆揚扈弗已。率著詩詞。或題或跋。亦既成卷軸。其父大喜。以為過望。因謂余曰。小人之兒豚犬。不足以荷君子之愛。孰謂以薄技叨四方諸名家之寵靈。以不朽賤名乎。小人而獲此。隨和之寶。何以加之。若韞匱而藏之。使人不知。則小人之兒。且失其所以為榮矣。無乃空諸君子之惠乎。請梓之以布四方。使傳觀者無勞謄寫。可乎。余曰。然。先輩有言曰。畫力八百年。書力千年。天下之所謂不朽者。此亦居多。不可謂薄技也。子幸有是子。自今養之。

以待其長。則其所成。寧可量哉。四方諸君子之所以揚。托弗已。豈獨私之子也哉。亦以才難耳。今子壽之梓。以答諸君子所以寵之子之意。且以光吾黨。其與可不務乎。其父曰。敬聞命矣。敢請得君一言以弁其首。可乎。曰。可。我爲子書之。遂爲序。兒小字阿林。故題曰阿林帖。

送玄海沙門序

海公之歸觀西肥也。吾黨士爭送之以言。靡不極口稱其文章之美。純也不可以無言。而又何言。夫其所

可言也。諸君盡之。而又何言。蓋海公少遊東都。其所交通。必吾黨士。而知海公者。亦必吾黨士也。海公之於文章也。非西京以上不爲。世人見之。不以爲怪。則厭棄之。海公是以與吾黨士遊爾。夫海公。浮屠也。其志將欲明其道。仲尼曰。道不同。不相爲謀。海公之來吾黨也。似無其道者。何同異之可言哉。夫同異者。生於知者也。昔者惠施氏善言同異。麻物之意而與物無窮。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。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。相與樂之。飾人之心。易人之意。世所謂

多知者莫之與爭。繇君子觀之固無用之辯也。雖然。天下豈無有乎爾哉。夫物有同異無有哉。物之有同異。物之情也。因其所同而同之。則萬物莫不同。因其所異而異之。則萬物莫不異。是故同乎同。異乎異者。世俗之士也。彼焉知同而有異焉。異而有同焉。故曰。繇同而異。素絲玄黃。繇異而同。胡越昆弟。至矣。聖人取同夫異。簡異夫同。和而不亂。攸然適道。夫焉有所倚。今夫奉浮屠之教者。剔毛髮。墮冠服。絕倫理。離編列。茹草衣麻。以遊方之外。其於斯民之直道而行者。

也。所左非特其衽。其與我人異。冰炭不啻。人亦莫知其有與我同者存焉。余蓋知之矣。夫浮屠氏。雖遊方之外。孰謂其匪人乎。既已人也。其能無情哉。彼其飢食寒衣。生慕死哀。未始不與人同也。况誦我詩。讀我書。以從事於文藝乎。而况負不羈之才。抱慷慨之志。卓然獨立。不與犬馬偕死。而與草木偕朽乎。若然者。固可以列於君子之林矣。君子亦焉知其剔毛髮。墮冠服。絕倫理。離編列也。故申徒嘉謂子產曰。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。而未嘗知吾兀者也。夫申徒嘉亦豈

知子產全足也哉。此謂取同夫異。今海公之爲浮屠也。其形與其行事。無非盡浮屠。而所謂負不羈之才。抱慷慨之志。卓然獨立。不與犬馬偕死。而與草木偕朽。可以列於君子之林者。方將在茲。吾二三兄弟。與之遊有年矣。而未嘗知其浮屠也。海公亦未嘗知二三子儒者也。所講詩書。所修文辭。優游相忘於藝林。其何同異之校焉。夫浮屠之行于中國。自東漢以降也。則其文辭固不足道也。海公豈屑爲之哉。其必以周人之辭。譯慶喜子所記胡言。然後可以爲文矣。可

以傳能仁氏之道矣。海公其志于斯與。不然。何違衆浮屠而獨事修辭哉。此其所以爲海公也已。海公行哉。吾將與二三兄弟共推轂於其所之。

隨雲軒詩集序

夫人之有德慧術知者。恒存乎疾疢。是故沃土之民不材。淫也。瘠土之民。莫不嚮義。勞也。古人之言。不其然乎。士君子苟處窮約。而學道藝。立節概者。一旦富貴則急。况素富貴乎。世之貴介公子。生于大厦之下。長于重褥之上。內無保母之教。外無師傅之訓。出則

馳馬試劍。鬪雞走狗。釣弋流蕩。入則酒色聲樂。惟其
所欲。何暇學道藝。習文事乎。惟吾刑部源公則不然。
公故甲斐侯保山府君之次子也。公之少也。保山府
君命儒臣授之書。公亦克奉其家訓。不敢荒寧。迨府
君告老分封公。朝廷賜命列侯。公於是愈益力學。
不惰。既又好為詩。興至輒發。諸吟咏。侍史所錄。其麗
且千。純辱公之知。承寵非一日矣。猥以寡聞。恒侍講
筵。嘗觀公之為人。也。温恭敦樸。克壹其德。大非世貴
公子。匪文匪武。惟慢遊是好者比。此則衆所覩也。純

縱汙。豈阿其所好哉。今茲公使侍史編輯其稿。釐為
若干卷。命純序之。夫以保山府君好文。而又教其子
以義方。公亦以府君之心為心。而克卒其業。詩曰。詒
厥孫謀。以燕翼子。保山府君有焉。孝子不置。永錫爾
類。刑部公有焉。嗚呼。詩之為學也。所謂邇之事父。遠
之事君者。豈不信哉。今之詩猶古之詩也。

文。修刪阿彌陀經序。其言豈非對古其
釋典無文。釋氏之徒。以其文為文。不取也。夫以言語
喻人者。務詳。言語之詳。必入于俗。釋氏之教。為愚夫

愚婦而設喻。愚夫愚婦以言。欲其不俚得乎。且釋典之行于中國。始于東漢。盛于兩晉以後。當斯之時。古文墜地。即令釋氏之徒。能文其言。豈能違衆獨古。其文乎。况譯夷言者。不遠鄙俚而取其易通。何以文爲。此釋典之所以無文也。夫唯無文。是以易讀。後之學者。乃求其義而困焉。何也。爲浮屠者。務在張皇其道。是以即其淺賸之語。旁生支節。穿鑿傅會。以成其說。卒使後學者。難識易惑。惡在其喻愚夫愚婦也。可謂失設教之旨矣。夫夷言自有其文焉。譯之則亡。今也

釋典無文。非浮屠之陋。實譯者之罪也。試使列御寇修飾之。莊周潤色之。則其變幻竒怪。寧如斯而已哉。必將震炫天地。鼓舞萬物而後已。其不亦媮快乎。余暇日取阿彌陀經中一二節。因其原文。稍稍修之。辭而更屬文。以示釋氏之從遊者。客悅而恨其未全。請余卒業。余不得已。遂終篇。命曰修刪阿彌陀經。其書本爲愚者而作。其言誕妄而不竒。是以文亦不能佳云。

修刪阿彌陀經後序

余既修刪阿彌陀經。釋氏之從我遊者皆悅。而相與稱純之有功於釋氏也。於是競相傳寫。未數月。盛行於芝山。傳通二叢林之間。二叢林者。專念彌陀者之所居也。是豈偶然哉。亦有以耳。近有一禪僧見而弗悅。因題其上曰。純也。凡夫。輒雌黃吾佛寶典。真阿鼻獄中之人哉。或曰。子將獲好事之誚。余曰。異哉。斯人之罪我乎。純嘗謂夷言自有其文。當釋典之未譯也。焉知不有其文乎。既譯之矣。則其言皆出於譯者之口。非復梵語之舊也。胡得謂之佛言耶。必如其所謂。

陀羅尼者。乃可謂之佛言。夫譯夷言者。取其近似。不必正當。所謂近似者。不一而足。譯者以己意取其一而已。是以釋典有前後二三譯者。言人人殊。未知其孰是而孰非也。學者將何所適從乎。後之解釋典者。不通梵語。唯漢語是視。思已譯之言。猶未之譯也。何暇察其言之不文耶。余蓋惜之。故取其最俚者而文之。以示釋氏之好文者。使之知修辭之道。無所不可也。易曰。修辭立其誠。所以居業也。譯釋典者。苟取通未始修辭。是以其言如此其俚也。余今修之。是純有

功于浮屠也。浮屠而有靈。必將悅乎吾所為而報以多福。使純生則壽富康寧。死則升天堂矣。雖然。純豈以此求福於浮屠哉。詩云。豈弟君子。求福不回。若君子則吾豈敢求福不回。則嘗有志焉。既弗求福。又何懼非理之惡報耶。夫禪僧之言。可謂不智矣。昔孔子作春秋。而有知我罪我之言。今純修釋典。而釋氏之知我罪我。亦猶是與。余於是。有以徵孔子之言。故書。

送守屋秀緯適大垣序

秀緯蚤受禁方於其先人。而業醫於東都十餘年矣。

又能講乎文學。習乎儒術。其文日益奇。是以其所為治病者。謂秀緯醫。其所與遊於文藝者。謂秀緯儒。謂秀緯醫者曰。守生尚能生死人哉。謂秀緯儒者曰。守生尚能善學以成其名哉。是一秀緯而負二人之責也。為秀緯者亦何易易邪。既而藤生薦諸大垣侯。大垣侯遣人召之。而秀緯將往。謂太宰子曰。吾將有行。子其有以語我來。太宰子曰。吾聞之士也者。事也。士之仕也。必有事焉。事不可貳。貳則不專。事不可慙。慙則不誠。不專不達。不誠不效。此事之患也。子事於醫。

而好儒。子之所好。進乎技矣。子以儒術緣飾其技。則可。無乃貳於儒乎。夫醫也者。人之司命也。刀圭之下。藏不測之兇。豈可以不專之心而慙爲之哉。苟不能專其心。則如罷只。夫大垣侯之辟子也。以子之技邪。抑將以子之所好邪。是未可知也。子之適大垣也。以其技邪。抑將以其所好邪。吾亦未之知也。雖然。士仕是邦。必食其祿。祿者所以食其事也。余惟大垣侯之食子。與子之食於大垣侯。其必有在。子盍居一焉。孔子曰。吾何執。執御乎。執射乎。吾執御矣。夫子欲成名。

則尚有所執。矧今之人。如之何其無所執也。子欲有所執。以成名。與。則不可以不壹其事也。夫醫至醫國。儒至經國。然後足以聞乎當時。而不朽乎來世。之二者。事也。雖大小不等。故非一人之所兼能也。故緩和扁倉。不以文章聞。游夏左馬。未嘗爲醫。豈其智之弗及也哉。以不可兼能也。是故藝事曰執。言不貳也。今子有二事。吾恐子之功名。或有所掩。是以云。秀緯曰。善。吾將求所以一之。吾行亟矣。子盍錄前言。以爲贈。吾其省諸。太宰子曰。諾。

賀山田神童登仕序

醫官李陰山田君之子號麟嶼。童稚好文字。年在幼學。頗能讀書。且能為詩詞。用是名動都下。自大夫君子。莫不洵洵相謂奇之。遂以上聞。於是朝廷命有司試其才。果如所聞。時年甫十三。有司大驚。愈益稱歎不已。因具以聞。朝廷乃召見。賜以粟二百為歲俸。使之列官儒。山田生用是名動海內。苟懷策為書生者。識與不識。莫不沾沾相謂喜之。山田生嘗與信陽太宰純遊。純於是乎喜可知也。人或為純賀。純應

之曰。吾豈為苟喜乎哉。夫政本在得人。得人在興學。董生所以為請。其斯而已矣。蓋聞玉不琢不成器。人不學不知道。故苟欲得人而弗興學。猶卻步欲求及前人也。是以古先聖王。必崇學術。雖吾邦先王亦未始不由斯道焉。自保平以降。王道陵夷。人主失君師之德。群僚忘臣鄰之職。詩書廢。禮樂壞。民墜塗炭。莫之能拯。由無學術故也。迨乎鎌倉氏作。提三尺以定海內。顧盼立霸迹。時當更始。宜有所制作。惜乎不學無術。偷安於當日。不能垂裕後昆。此其所以不久覆

滅也。績、鎌倉氏者，有室町氏。安土氏、豐臣氏，或能傳國十餘世，或咄嗟而亡。論其曆數，則固有多少，而其不學無術，以速亂亡，則其歸一揆也。及我神祖受命，鑒前代之覆轍，以壹德致太平，固已知學術之可爲國家矣。觀其經國之太略，前代所未有也。自是以來，歷數十年，而太平方洽，士民樂其業，上有去殺之政，下有尚德之俗，斯文之興，既有其漸也。及至憲廟立承大統，惇崇儒術，大布文教，海內靡然嚮風，吾伊之聲聞于閭里，而况士大夫之族乎。當是時也。

士有以儒雅進者，右文之化施及侯國，文廟能績先志，將欲張皇嘉猷，不淑享國日淺，庶績未熙，廟幼冲，亦未能述其事。元祿之政，幾乎息矣。方今時當大有，運合中興，繼絕舉廢，日不暇給，黜陟之典，行於中外，乃有若山田生者，以童子而見賓興焉。意者國家得人，將自之子始也。中興之望，且有日乎得焉。夫二百粟之在國家也，不啻九牛之一毛。今以之賞山田生，則其所使海內之人，勸以相競，實不可量已。是其爲惠，不亦大乎。孔子曰：惠則足以使人。故予

所以大喜者。豈徒私山田生而已哉。亦竊爲國家喜也。李陰君以方技侍先朝。以亟奏效。寵祿殊渥。世人素所歆羨也。今又以麟嶼子之故也。名聞於海內。古人所謂有是父。有是子者。其在茲哉。予故以所爲國家喜者。併爲山田君父子壽云。

刻親族正名序

此一小冊子者。題曰親族正名。余二十年前所撰著。書以國字。以示童蒙也。近有書肆之人。乞梓以傳焉。因取舊稿。更加釐正以授之。蓋聖人之道。謂之名教。

爾雅。其名家之祖與。記曰。名者人治之大者也。可無慎乎。孔子曰。名不正。則言不順。言不順。則事不成。事不成。則禮樂不興。禮樂不興。則刑罰不中。刑罰不中。則民無所措手足。名之所係。其大矣乎。我東方之俗。夷言之習。凡名不正。達者憂之。矧親親者。人道之本也。斯名不正。則視骨肉猶路人也。豈不痛哉。純也無似。亦嘗有意於斯者也。是書幸行。而蒙士或有興焉。尚亦爲名教之一助矣。

下館侯琴鶴丹公六十壽序

人之言福。莫先乎壽。而富與貴次之。此三者。皆人之所欲。而有命懸于天。非求之所必得也。三者得其一。可以爲福也。况得其二乎。而况兼有三者乎。若然者。是其所以獲於天者。必有以致之。至洪範叙五福。非皆懸于天者乎。而攸好德。特言在人者也。夫懸于天者。不可必得。在人者。求之可得也。世固有壽而富且貴者。或不好德。是但獲乎天。而自遺在人者也。吾非敢惡之弗願。惜其求之可得之不求。無以培其福耳。如我下館侯琴鶴丹公。真所謂攸好德哉。蓋公少事

憲廟。以待中拜中大夫。封下館侯。終憲廟之世。夙夜匪解。奉職唯謹。及公文廟嗣立。舊政多改。章廟幼仲。政出大臣。公以列侯事兩朝。雖不與朝政。然其所以奉上。無非一心。自享保之八年。擢禮官。兼鴻臚。凡其所以服官政。一以公正爲本。公少好學。於書無所不讀。博古知今。兼以多能。然公不好章句。唯德之好。公之好德。其天性耶。夫公以祿則食二萬石。不可謂不富也。以位則中大夫。不可謂不貴也。然公自視欲然。未嘗以富貴加人。愈貴愈恭。愈富愈儉。篤

親樂施。豈非所謂攸好德者哉。公之富之貴。而人猶以爲未足。愈益屬望焉。洪範曰。而康而色。曰予攸好德。汝則錫之福。時人斯其惟皇之極。然則人之好德。不啻其人之福。乃皇極攸建。實國家之福也。在庶民猶然。況於在位之人乎。公之得時。以爲風雲于斯世者。必將爲國家壽斯民。豈徒公之獨得其壽而已哉。世之壽而富且貴者之所無。而公獨有之。故純竊以是爲祝。歲乙巳。公甫登六袞。以季冬某日初度之辰。大開慶筵。純因爲之序。

門人 植村正直書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三終

春臺先生文集
 後稿卷三
 三
 文刻堂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四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四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四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四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四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四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四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四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四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四

者也。一句一字。未始不古。高者泝於漢魏。下者逗於唐初。予未及卒業。而茫然自失。曰。吁。人之難知如是哉。蓋子帥爲人。沉嘿寡言。不喜劇談。以故父兄長老。率未免阿蒙視之。雖以予之窮交。居恒未知其何所學。而何所至。今得覩其所著澹園稿者。乃知其所學所至。皆古。而其成章者。一句一字。未始不古也。偉哉帥乎。予嘗以古人可及者。豈謬乎。乃若古人果不可及耶。即子帥其獨能焉爾乎。予曩所惑。此可以折衷焉。古稱君子不黨。後之君子。苟不固特立獨行。其能

不黨者鮮矣。蓋先進之士。必得後進以爲羽翼。後進之士。必推服先進。不者更相揚扞。炫諸外人。此名譽之所以達。而黨之所以成也。惟子帥則不然。子帥昔與藤東壁友。東壁其同鄉之先進也。而子帥未嘗推服東壁。東壁亦未及深知子帥而歿。近聞子帥從游日衆。而未聞有一人爲之羽翼者。則其文辭之美。孰得而稱之。所謂君子不黨者。子帥有焉。吾於是乎知子帥之所學而至。不特文辭之末。可謂特立獨行之士者哉。子帥名以正。姓秋本氏。那須黑埴人。從祖來

先生學古文辭。工歌詩。純以其乞也。序其稿云。

送正田子業歸莊內序

甚矣子業之嗜學也。初子業與其兄某。及其僚友水生等。皆爲朱氏之學。業已有所得焉。居久之。讀我徂來先生之書。稍稍生疑於其舊所學。及來東都。請見徂來先生。而問難者一再。先生爲辯之。三子者歎服。始寤其學之非。遂盡棄其學。而學於徂來先生云。子業之來也。既受業於徂來先生。還而訪余於紫芝園。定交驩甚。子業爲人。恭孫其性也。以純犬馬之年。有

一日之長乎。子業視之猶兄也。每相與談論。子業於余言。莫不聽從。宜其於徂來先生之言。沛然若決江河也。夫學始於尊師。而成於信師。子業其庶幾哉。蓋羽地水土所毓。其人謹厚而果毅。豈所謂勇敢強有力者也與。是以古者用之武事。必有戰勝攻取之功。唯於文藝。未聞其人。得非以無有倡之者乎。夫天下固無不可爲之事。而文武皆事也。有爲者皆能爲之。苟以勇敢強有力之人而事之。何不能之可患哉。要在倡之耳。夫莊內之爲善國。固也。粟米布帛貨財之

富。兵甲牛馬。以至勇力智謀敢死之士。凡為國之具。何所不有。所乏者文藝乎。非邪。今以子業之嗜學。且與其二三兄弟偕。以斯文倡國人。其志亦偉矣。夫子業者。莊內世家也。使其得行其志。其所為裨補其國。必將有在。勉哉。余善子業之嗜學。而竒其志。故於其歸。因以此言勉之。

紫芝園鬼簿序

先大人之在世也。嘗置一小冊子。具記先世及旁親婚姻。與夫鄉黨朋友之物故者。并詳其死年月日。歲

時展之。以增追念。予竊避之。其冊子乃所謂鬼簿者也。今也我大人亦入鬼簿矣。嗚呼哀哉。純之不敏也。思欲效先大人之所為。乃取其手澤之所存。而修飾之。間附以純之先友。尚亦企追遠之厚德。啓懷舊之沈思云爾。孤子純泣血百拜書。

倭讀要領叙

余幼奉先君子之訓曰。不讀書無以為士。因稍稍取孝經論語諸書。口授句讀。已而出就外傳。誦習古文。遂好讀書。初為性理家之言。後稍疑之。求古學之方。

博訪旁諮。未之有得也。嘗從一師學華語。退而省舊所誦詩書古文者。坐侏離之習。失其義者十八九。始知黃備氏之教。欲道人於易。反貽之害也。弱冠懷游學之志。負笈於千里。聞有嗜學好古者。必就謀焉。大率所見不若所聞。竟未厭吾意。純也八年於外。無所得於學來歸。最後獨得徂來先生。以爲之歸。及聞其論說也。乃純鄉所求者畢有。且先生能華語。尤惡侏離之讀。亦與純素心合。蓋益知倭讀之難。而爲害之大耳。自是之後。致思於古學。有年數矣。雖至愚之性。

而千慮之一。如有所得。時與從游者言。人或勸撰次其語。以訓蒙士。於是手錄成編。命曰倭讀要領。夫倭語不可以讀中夏之書審矣。余今屑屑焉爲此者。豈謂規矩大方乎哉。唯是窮鄉寒士。欲讀書而未知其方者。覩而有取焉。其亦庶乎有補。余既以蚤奉先君子之訓。遂好讀書。夫世豈不有與余同好者哉。則期此書之不見棄。不亦可乎。

朱氏詩傳膏肓後序

詩無古今而有古今焉。有古今者辭也。自三百篇。歷

春臺先生文集 後集卷四 五 文苑堂
漢魏六朝。以迄于唐。所異者辭。而其所以道性情者。未始不同也。宋儒不知詩。見三百篇之列于六經。則視三百篇之詩。如聖人之言。於是說詩者。一句一字。必求其義。其疾也固。遂以三百篇詩為經。漢魏以後。詩為詩。自是古今之詩。歧為二途。學者惑焉。殊不知六經者。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。而詩其所以達人情也。夫人情無古今之殊。則詩之所以達之。亦豈有古今之殊哉。宋儒之於詩也。可謂謬矣。純必從宋儒之說。以治經。又好唐詩。略能為之。後見徂來先生而問。

詩焉。先生曰。今之詩。猶古之詩也。知言哉。純退而思之。久之。忽悟詩無古今。有古今者辭也。苟得其辭。則三百篇可為于今也。其所以道性情而咨嗟詠歎者。極宇宙無以異也。大哉詩乎。予既有得於唐詩。遂沿流而上。至於風雅頌詩。則視三百篇猶唐詩也。於是顧視舊所為宋儒詩說。譬如執繩墨以臨曲木。不待睨而見其曲焉。豈不媿快哉。夫宋儒唯朱氏為大家。而朱氏之學。釋氏之學也。朱氏之書。唯詩傳為其所不甚用心。故比他所著。猶為寡過。予故著此以示同。

志初學幸得是一隅而能以三隅反則庶乎其可與
言詩已矣。

奉送大坂處守源公賴稔之任序

源公以田中侯爲禮官於東都之三年大坂處守闕
朝廷以公補之因進爵中大夫故事爲大坂處守者
歸其封邑於縣官更賜田於任所之近地如本秩
令爲處守者視大坂如其封國欲守之壹也於是源
公將率其羣臣士卒以之任太宰純詣公邸告其舍
人曰自吾得見公十年于茲幸不見弃時延見而賜

間燕予雖未悉公之平生然嘗聞公之言而觀其所
行亦足以知公之所守也公好學予觀今之君子不
可謂無好學者而夷考其所爲徒用消日耳若然者
有國而不能治之有民而不能安之有君而不能事
之有臣而不能使之爲官而不能守之臨事而不能
圖之是其所好與夫博弈遊戲鬪雞走狗求僊奉佛
畋獵弋釣無以異已雖靜躁不同清濁異流而其爲
消日之具則一也公之學則不然公嘗語予曰古之
君子以禮樂修身今之君子以詩書文身今之好學

者。譬之陳珍噐於坐隅。但可以爲玩好而不適用。豈不惜哉。予對曰。善。如君之言也。昔朱泚漫捐千金以學屠龍。成而無所用其巧。若臣者似是。今君之所好。亦唯是技。而君有國邑。則其士民非君之龍乎。爲官於東都。則其屬與其所隸。亦非君之龍乎。君亦可以一試其技焉。公曰。不敢。予是以知公之有志于經濟也。今公將行。純雖卑末。不可以不惜公之別也。亦不可以不祝公之前途也。舍人曰。可。舍人以告。公出見之。純進言曰。昔臣爲君言屠龍。君未以爲然。往者君

之所屠尚小。臣固知君之不得逞其技也。今君荷重任於一方。其所屠可謂大矣。君於是盍執利刀以逞其技。臣將見其成功焉。公曰。諾。吾雖不敏。請嘗試之。先生幸一祝之。純曰。唯。乃起祝曰。俾君壽考康寧。無倦于政。賞不僭。刑不濫。爲民所歸。俾君無慢賢。無驕士。無貪貨利。無受女謁。無獲罪于民。無忘戒備。俾君居則安其士民。動則宣威德于四方。一旦有變。則仗大節以固其守。功烈光祖先。令名垂竹帛。公曰。善哉。祝。敢不服膺。顧謂舍人曰。識之。舍人援筆書之。純因

爲修其辭云。

重刻古文孝經序

先王之道莫大於孝。仲尼之教莫先於孝。自六經而下無非孔氏遺書。其有出孝經之右者乎。何以言之。天下無有無父母之人故也。孝經有二本。其一河間王所得。十八章者。謂之今文。其一魯共王壞孔壁所得。竹牒科斗文。二十二章者。孔安國所爲作傳。謂之古文。安國曰。今文十八章。文字多誤。又曰。河間王所上。雖多誤。然以先出之故。諸國往往有之。漢先帝發

詔。稱其辭者。皆言傳曰。其實今文孝經也。由是觀之。今文孝經之行也。已久矣。古文者。雖安國爲之訓傳。蓋當時未之行也。迨乎漢季。馬季長擬作忠經十八章。倣今文孝經也。鄭康成注孝經。亦其今文者也。自是厥後。今文孝經之行彌盛。而古文亦與之俱行。至唐明皇親注孝經。雖兼取孔鄭二家之說。然其經則用今文。取其闕閨門章也。於是古文孝經遂廢不行。至宋邢昺依明皇御注作正義。然後孝經唯御注本行于世。鄭注遂亡。古文孝經亦亡其傳文。而僅存其

經文。宋人尊信孝經者。莫若司馬溫公。然特得古文本經而讀之耳。不覩孔傳也。自二程至朱熹氏。皆疑孝經。以爲後人所擬作。朱子又妄改易本經篇章。著爲經一章。傳十四章。且刪去其本文二百餘字。孔子曰。信而好古。若朱子者。可謂拂矣。自是以來。學朱氏者。舉不信孝經。塾師不以爲教。至令童子輩目弗見孝經。悲夫。先王之道。莫大於孝。仲尼之教。莫先於孝。夫子不曰乎。吾志在春秋。行在孝經。是以後世人主。不讀書則已。苟讀書者。必自孝經始。况下焉者乎。今

朱氏之徒。不讀孝經而學心法。其不爲浮屠之歸者。幾希。夫古書之亡于中夏。而存于我日本者頗多。宋歐陽子嘗作詩。稱逸書百篇。今尚存。昔僧裔然適宋。獻鄭注孝經一本於太宗。司馬君實等得之大喜云。今去其世七百有餘年。古書之散逸者亦不少。而孔傳古文孝經。全然尚存于我日本。豈不異哉。予嘗試檢其書。古人所引孔安國孝經傳者。及明皇御注之文。邢昺以爲依孔傳者。畢有。持有一二字不同耳。得非傳寫之互訛乎。先儒多疑孔傳以爲後人偽造者。

予獨以爲非。經曰：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弗敢毀傷。孝之始也。諸家解皆以爲孝子不得以凡人事及過失毀傷其身體。孔傳乃以爲刑傷。蓋三代之刑，有劓、剕及宮，非傷身乎？剕，非傷體乎？髡，非傷髮乎？墨，非傷膚乎？以此觀之，孔傳尤有所當也。王仲任亦嘗誦是經文而曰：孝者怕入刑辟，刻畫身體，毀傷髮膚。少德泊行，不戒慎之所致也。合而觀之，可以見古訓焉。如從諸家說，則忠臣赴君難者，不避水火兵刃；節婦有斷髮截鼻者，彼皆爲不孝矣。是說不通也。余故曰：孔傳

者。安國所作無疑也。或曰：尚書之文，奇古難讀，安國傳之，其言甚簡。孝經之文，平易，安國傳之，乃不厭繁文。何也？曰：傳尚書者，爲學士大夫也。故不盡其說，使讀者思而得之。傳孝經者，爲凡人也。故丁寧其言，以告諭之。此其所以不同也。嗚呼！夫孝者，百行之本，萬善之先。自天子至庶人，所不可以一日廢也。夫孝不可以一日廢，則孝經亦不可以一日廢也。夫自朱氏之學行，而孝經久廢于世，純常慨焉。幸孔壁古文孝經，并與安國之傳存于我日本者，寧不知珍而寶之。

哉。惟是經國人相傳之久。不知歷幾人書寫。是以文字訛謬。魚魯不辨。純既以數本校讐。且旁及他書所引。若釋氏所稱述。苟有足徵者。莫不參考。十更裴葛。乃成定本。其經文與宋人所謂古文者。亦不全同。今不敢從彼改此。蓋相承之異。未必宋本之是。而我本之非也。傳中間有不成語。雖疑其有誤。然諸本皆同。無所取正。故姑傳疑以俟君子。今文唐陸元朗嘗音之。古文則否。今因依陸氏音例。竝音經傳。庶乎令讀者不誤其音矣。書成而欲刻之家塾。則淺田思考出

其素裝以助費。遂趣命工從事。予未能為吾家孝子。且為孔氏忠臣云爾。

聖學問答序

自孔子沒。而聖人之道。古今有二大厄。曰。秦皇焚書。一厄也。宋儒說理。二厄也。然秦皇之焚書也。當時天下咸知其非。宋儒之說理也。人不知其非。矧乎書雖焚於秦。猶有匿之者。且道存乎人。是以漢興。人舉書出。而道由是興。易所謂不遠復。無祇悔者也。與。自宋儒說理而來。至於今七百年。天下夢夢。人不復覩仲

尼日月之光。而其末流或為浮屠。或為天主。或為鬼神。譬猶陵鳥得鬱棲而為鳥足。鳥足之根為蟻螯。其葉為胡蝶也。變化至是人復誰知其所自來者哉。邈矣乎聖人之道也。由此觀之。宋儒之禍道。過焚書也。我日本學者亦入宋儒理窟而不得出。百有餘年。往者有伊藤氏。獨能出理窟而首鄒魯之道。實為豪傑。惜其所見狹小。未達先王所以道民之故。是猶未免為義理之學也。及至徂來先生。超乘而上之。以六經為學。以孔子為歸。以論語為規矩準繩。而不取孟子。

以下。遂能俾先王之道。昭晰乎萬世之下。其功豈不大哉。雖然。三軍之走。非匹夫所能止之。雖勤何益。不如卷而懷之。以俟智者也。純心之時。亦嘗一入理窟。心實未安焉。後從徂來先生。聞先王之道。退而熟讀六經。論語孝經。皆得其旨。迺知仲尼之可尊可信。而自孟子以下。非盡孔氏之道也。於是下視宋儒之學。猶飽太牢而後就糟糠。無所下箸也。可厭可惡。莫此為甚。迺者有客來投吾閒。問以古道。予不得已。答以所聞。客悅曰。善哉。願子遂筆之以為贈。予迺悉次其

春官考工記卷四 後編卷四 十一 文苑堂
語。釐爲一編以授之。書以國字者。苟便初學也。此爲序。

送赤星子蘭之長崎序

享保壬子秋。大森君爲長崎尹。有薦赤星子蘭者。大森君喜。趨遣使以騎士辟之。子蘭素有四方之志。貧也。欲遠遊而未能也。於是欣然起而就辟。冬。大森君將之任。子蘭來辭予。且曰。吾儕在世。微猶蒼蠅。今者幸得附驥尾。將行萬里。願聞所以自行之道。予曰。夫學者不可以不廣其聞見。廣聞見所以博其知識也。

夫能讀書者。達觀宇宙。故讀方志。則可以坐知天下。吾子既能讀書矣。汙汙宇宙。固不出乎吾子一覽。於以致思。何所不至。今吾子往長崎。夫長崎者。海舶之所輻湊。我與異邦互市之場也。吾子行且以吏事臨其場。則其所嘗觀於方志者。將親見其人。親聞其語。此其所以博知識。顧不多乎。吾子之有此行也。所謂天誘其衷也。予觀吾子喜爲恭。恭固美德也。孔子曰。雖之夷狄。不可棄也。此之謂也。然以予所見。長崎人不足畏也。蓋彼皆市井之人。博奕飲酒。游蕩無檢。比

他處殊甚焉。惟二三舌人。因習象胥。略識文字。爲可與言耳。厥詩下調。厥文俚語。若問以經術。則曰祖述程朱。夫如是何畏之有。非惟長崎人之不足畏。雖諸夏人。客長崎者。亦不足畏。蓋彼皆賈豎。否則楫師柁工。即有略識文字者。乃市井書手。僅供契券簿曆之役。亦何畏之有。我國人大率以諸夏人。咸能讀書。咸能學問。而長崎人。能與之言。則亦猶諸夏人也。豈徒常人云然哉。雖大儒先生亦云然。可謂謬矣。夫長崎人。自詫其與諸夏人言。曰。非象胥無以爲學。遂恃是

蔑視海內學者。豈不鄙哉。殊不知長崎人。吾聽其夏語。則誠夏人也。使其屬文。則倭人也。是長崎人之所肖諸夏人者。特其三寸舌耳。若其文辭。則未也。况其目與心。所以覽觀古書。思惟古道者。又何得與久久熟讀精究者比哉。余故曰。長崎人不足畏也。吾子察諸。夫長崎者。貴貨之肆也。是以前後官吏多黷焉。惟吾子廉矣。予無憂也。雖然。子蘭欽哉。予所以告吾子。其斯而已矣。子蘭曰。敬受教矣。敢不服膺。純也。貧無以贐。因錄前言以爲贈。

解惑論序

自有方技以來。黃帝內經尚矣。及周之末。秦有醫緩
醫和。宋有文摯。皆當世所稱良醫。而其方不傳。後世
無述焉。獨秦越人有八十一難之作。實為方家關鍵。
漢初太倉令淳于意以善醫召問。太史錄其事以傳。
然其所傳。持太倉公所上醫案耳。非有成書可以刑
於後人者也。及其季世。長沙太守張仲景善方。且好
著書。雖以傷寒名家。其實百病治法皆備於斯矣。降
自魏晉。以醫方立於世。傳於後者。不可勝數。其誰敢

間於仲景者。要其能為仲景者。僅可指數。此其故何
也。論者以為時有古今。政有南北。人有厚薄。病有緩
急。古方豈可以盡治今病哉。於是家立異見。人出新
意。醫方之趨變。日以滋甚。殊不知仲景之方依內經。
而內經乃醫方之本。故不通內經。無以為方。不學仲
景。無以驗經。善學仲景。然後可以知軒岐扁鵲不我
欺也。今我日本文明之化。方技之盛。結髮習醫者。奔
突閭里。其中固有稱良工者。莫不自言學經方有所
受之。觀其為方。不過取近世小方而增損用之。試叩

春亭先生文集 後集卷之四 十六 文苑堂
之以傷寒家之言。則不能答。甚者不知金匱王函爲何書。其或稱仲景者。亦唯知其一。未知其二。若然者。其於治人。顧不殆乎。純不知醫而好爲方。嘗竊以爲自軒岐而下。方至仲景。可謂妙絕古今。後之醫者。不爲方則已。其苟爲方。當爲仲景。然世莫敢爲之。何也。豈以其難學與。抑將可爲而不肯爲也。予以是求於世之爲方者久矣。甲寅春。忽得師道父。師道者。信州松本人也。少學醫於其鄉清水先生。及其能爲方。專心致志於仲景。乃取傷寒金匱之書而讀之。比至成

誦。頗通大義。遂取傷寒家諸書而讀之。則稍稍起疑於魏晉以後方書。因又取內經及八十一難。反復熟讀。愈益有得。乃以其所得。自試方技於東間。伊奈之間。數歲。取効不少。師道素有遊方之志。於是決策來東都。業醫三歲。經彌明。方彌精。經以正方。方以驗經。以經與方。參伍相徵。表裏正反。靡不合應。乃知魏晉已降爲方者。漸失經旨。學仲景者。亦不能盡其道也。奮然用力。以修仲景之道爲事。頗有著述。其一曰解惑論。十餘萬言。未敢自以爲是。使純正其文理。因序

之。純不知醫而好爲方。尤悅仲景。嘗恨今世莫能爲仲景者。蓋世豈無醫乎哉。唯其治經者不驗諸方。爲方者不考諸經。是以不成良醫。至於令人言窮經無益於方。此非言者之過也。爲醫者之罪也。師道獨能爲人所不肯爲。可謂豪傑之士矣。予謂師道曰。苟明道足矣。何以文爲。雖然。子使予修飾之。予不敢拒之。時師道方草藁。每成一卷。持來示予。予隨閱之。藁未成半卷。乙卯秋。師道忽病沒。年三十五。嗚呼哀哉。今茲師道之徒伊原生持末卷藁半已成者來見予。曰。

希哲著此書勤矣。不幸未及卒業而沒。吾曹不忍藏諸私家。因與二三同志謀刻而公諸四方。且以不朽其人。先生幸尋卒閱。併賜向者所許序文。則希哲雖死。猶生之日也。言訖泣數行下。予應之曰。諾。取其書繙而閱之。其絕筆處。墨痕尚新。予於邑久之。謂伊原生曰。善哉子之爲師道也。子其勉之。予雖不敏。敢負前約乎。往歲因師道之請將作序。已起草。會師道沒。寢不復作。於是取前藁而略修改之。因叙師道亡事以續之。予未嘗學醫。何知師道所論是否。予特惜師

道豪傑。秀而不實云爾。

增注孔子家語序

昔者左丘明取魯國簡牘記以爲春秋傳。又錄其異聞。兼摭諸國遺事以爲外傳。命之曰國語。仲尼門人錄仲尼言語行事。及門人問對論議之語。命之曰家語。琴張原思等取家語中純粹正實者而修其文以爲論語。是論語之與家語。猶春秋內外傳也。漢時論語獨行。藝文志曰。孔子家語二十七卷。顏師古以爲非今所有家語。然則班史志藝文時。今之家語猶未

出。及王子雍得之孔猛。然後始出也。然不知志所載家語二十七卷者。與子雍所得家語十卷四十四篇者。同異何如。如孔衍所叙。則家語實經安國之校正矣。子雍通儒。已得是書於孔猛。而首尊信之。遂從而注之。後儒多有取焉。至若宋劉孝標注世說。唐李善注文選。李瀚輯蒙求。皆引之以明本文所出。蓋以其古書而出於孔氏。故後儒莫敢議之。然亦無篤信之者。自趙宋時。伊洛之道興。而其徒皆不信家語。至若孝經仲尼經綸之本業。而朱熹敢妄刪之。何有於家

語哉。爾後是書雖存。而讀者不復孔氏書視之。使其與諸子爲伍。蓋王注本隱於宋末。而後儒不得見之。則任意刪去正文。或進退篇次。予嘗見數家本矣。其文既非孔氏之舊。雖有注釋。何所裨益。以明何孟春之博覽也。知尊家語。而不獲見王注全本。僅睹其序。何其不幸也。我日本博士家所傳王注全本。今行於海內。凡學者得見之。豈非幸歟。先君子空谷府君性好載籍。悅家語。常置之座右。純之少也。亦好是書。讀之頗習。既而竊恨舊本多誤。文義難曉。乃求得海舶

所貢王注全本。及元明諸儒數家本以校之。又旁搜傳記諸子所載。與是書事同文異者。若後世注家所引是書及王注文。以參考之。積以歲月。可以正誤通義者。不止十五。又有子雍所略不注。而今之幼學所不能解。則取諸名家訓注。在他書者以補之。命曰增注。舊本有音釋而甚略。予今效陸德明。用唐音悉注其當注者。冀讀者無紕繆。於乎。家語雖曰駢駁。實七十子所記。孔氏遺文也。論語雖曰雅訓。有得家語而後其義始明者焉。禮樂之壞崩也。得家語亦可以修

補其十一矣。家語寧可廢乎。傳稱子游述檀弓禮運。子夏述樂記。彼蓋二子修辭所成。故其文蔚然。若家語則門人各隨記其所聞。而未經修正者已。其實孔氏遺文無疑焉。尤不可廢也。純愚信仲尼。是以信家語如論語。後來愚者。或與吾同心。其亦有取於斯。則是書之尊。非春秋外傳之比云。

論語古訓序

先王之道存乎六經。而六經傳自孔氏。則仲尼之所以有功於先王。而有德於來世者。六經其至矣夫。嗚

呼。微仲尼。六經其亡矣乎。六經亡。則先王之道不可復見已。夫刪詩。叙書。記禮。正樂。贊易。修春秋。此仲尼之所以奉答天命也。至其平日所與門弟子言者。廼六經之與義。聖人之祕旨也。門人更記而傳之。其一為孝經。其二為論語。其三為家語。漢時其書皆出。孝經有二本。曰古文也。今文也。古文者孔安國傳之。今文者鄭玄注之。後雖有說者。不得不依二家。家語唯有王肅注。至於論語。自安國而下。諸儒率有注解。及魏何晏作集解。於諸家本書。取一遺百。由是諸家遂

春堂先生文集 後序卷四 三十一
廢。而集解獨行於世。其後梁皇侃作義疏。唐陸德明作音義。宋邢昺作正義。皆宗何氏。不訪其他。然後古訓存者寔微。及宋中葉。二程唱道於河洛。則以心法爲教。以窮理爲學。夫然後仲尼之教。始與釋氏相亂。先王之道。竟爲山林獨善者之所行矣。朱熹氏繼作。而其說大行於宇內。於是論語獨有朱氏集注。爲學者所宗。而古訓遂廢。豈不哀哉。純聞諸師曰。先王之道。論定於仲尼。故名其書曰論語。仲尼非先王之法言。不敢道也。然則論語者。非孔氏私家之言。迺先王

之法言也。自朱氏學行。而先王之法言。與釋氏同歸。所以然者。違古訓也。茫茫宇宙。豈無明智之人哉。迺爲邪說所亂。莫能撥之者。蓋六百有餘年矣。夫天下之道。一治一亂。率有常數。今吾道之亂。已過其數。天豈有意邪。我邦治平百年。道藝之士。起者相望。於是。有徂來先生者出。實能出乎其類。拔乎其萃。超未師而直師聖師。取徵於六經。傳記而不詭。式古訓而有考。其於仲尼之道。猶披雲霧而覩青天。及其指而示之也。苟有目者。皆能見之。雖有愚者。曷疑其非是。

乎哉。子貢曰：仲尼如日月也，非虛言也。夫仲尼如日月，而雲霧蔽之，不亦厄乎。徂來拂而除之，功莫大焉。純幸得從先生而問論語焉，退而潭思專精二十餘年，廼略有得於古訓，遂以是爲人言，莫不悅者。或勸錄之以遺學者，蓋徂來既有徵之作，而其書不載正文，覽者以爲不便。予今爲此者，專爲正文明古訓，以便論說。若有爲王公說論語者，與吾同志，或有取焉。此區區所以忠仲尼而佐先師也。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四終 門人植村正直書

